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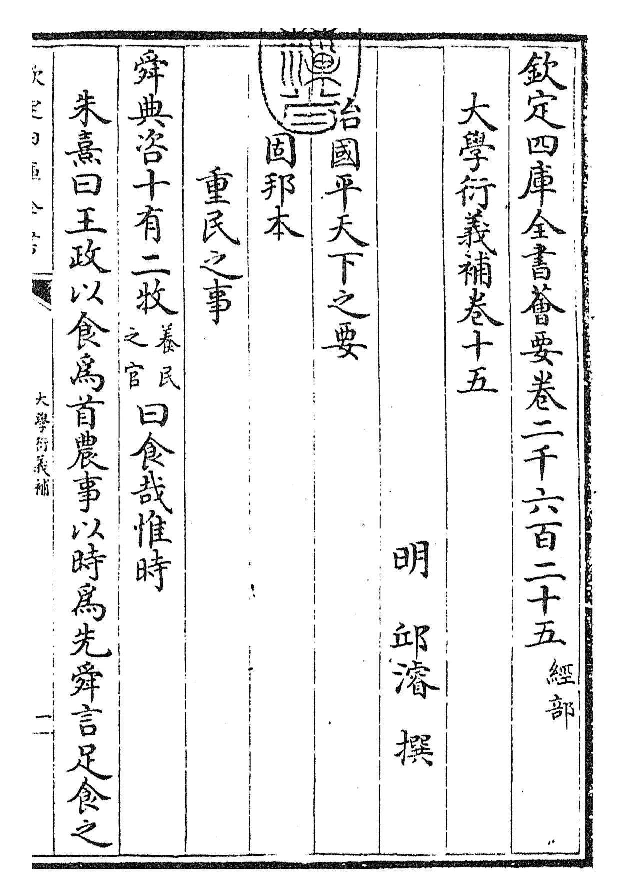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二十五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五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重民之事

舜典咨十有二牧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

朱熹曰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

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

臣按君之所以治者以民民之所以生者以食食之所以足者以農農之所以耕者以時人君所以設爲州牧以子養乎民使之得以遂其生欲遂其生日食不可闕欲足其食農時不可違此帝舜所以咨牧而必以食爲先而勉之以時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厄也汝后稷播布也時百穀

臣按帝舜於咨四岳求奮事功熙帝載之後即首

命棄以仍其舊職而後繼之敷敎明刑之官則農事在所重而當先可知矣

周公作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蔡沈曰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

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臣按人君兢兢然所以居其身於無時暇逸之地者必先知夫稼穡之艱難也備嘗其艱難之事而後居於逸樂之地則知小人之所依矣小人所依在乎稼穡爲人上者焉可縱己之欲以妨農事而使之失其所依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

孔頴達曰就田功知稼穡之艱難

臣按文王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專意於安民養民之功然不謂養民而謂之田者周家以農事開國自公劉以來咸以稼穡爲事而文王尤專心田事即是以爲養民之功也

周頌曰嗟嗟臣工羣臣百官敬爾在公公家王釐賜也爾成成法來咨來茹度也嗟嗟保介農官之副維莫之春夏正三月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二歲田於皇嘆美之辭來牟麥也將受厥明上帝之明賜也明昭

上帝迄至也用康年豐年也命我衆人甸徒庤具也乃錢銚鎛鉏也二者皆田器奄觀銍艾穫禾短鐮艾穫也

嚴粲曰既嗟嘆而告臣工又嗟嘆而戒保介皆以重農之意告之也

臣按此周成王戒農官之詩凡命他官皆無詩而命農官獨有者葢以農者王政之本周家以此開國故重其事也成周盛時其播時百穀之事具有成法羣臣百官容或有不盡知者故於戒飭之際

致其深嘆之言而且加以敬之一辭俾其詳考夫先王之成法以為三農之勸相既不可失其時又不可失其度自耕種以至于收穫無一不循其序凡舊田與夫新田無一不得其宜官則盡其勸相之功民則致其耕治之力一一皆如先王成法可也嗚呼先王之世盡心於農事者如此秦漢以來豈復有事哉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其詩曰噫嘻歎辭成王既昭明也

假格也爾田官也率時是也農夫播厥百穀駿大也發耕也爾私私田終三十里萬夫之田內方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二人並耕

臣按我朝學士朱善謂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吁古之帝王致力於農事也如此後世之君聽民自耕自獲所以命官以

治之者徵租賦督力役而已能勿擾之使其得以盡力南畝已為幸矣况求其戒敕農官勸相農民勤勤懇懇如是夫

周禮遂師巡其稼穡春種曰稼秋斂曰穡而移用其民謂此遂之民移用於彼遂以救其時事謂如水潦暴至之類合力救之也

遂大夫正歲簡閱也稼器耒耜之類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舉民之賢者能者明其有功者農功之脩者則明之屬其地治者屬聚也地事之治者

縣正趣（催促也）其稼事（謂耕耘收斂之事）而賞罰之（勤者賞之怠者罰之）鄰長趣其耕耨稽其女功（勸織事也）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耦並耕也）以治稼穡趣其耕耨行其秩叙（秩謂多寡叙謂先後）

司稼掌巡（行視）邦野之稼而辨穜（先種後熟）稑（後種先熟）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所宜種之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

臣按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周家自后稷以來以農為國故周公於書既作無逸以為其君告使

其知小民之所依而不敢逸豫又於詩作豳頌以為其君誦使其知王業之所起而不敢荒寧及其作周官也一書之間設官分職其間為農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趨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叙懸其法式又於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甿亦如大比之興賢能焉或誅或賞或興或廢無非以為農事而已噫周公之輔成王陳言以獻忠於上者惓惓以

稼穡爲言建官以分治於下者諄諄以農事爲急

其知本乎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上辛也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郊後吉日也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參乘衣甲之人保介也之御御車也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執耒而進謂之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又曰王命布農事命田田畯也舍居也東郊皆脩封疆田之限域審端徑術術與遂通田間溝洫也善相視也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

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臣按天子藉田千畆收其穀為粢祀之粢盛故曰帝藉謂之藉者借也天子執耒而進然後借民力以終之也古之天子非無人可耕也而必躬為之者豈專為供上帝之粢盛哉亦以為天下之農民師先爾天子既身為之帥先又必命田畯之官居郊野之外以督其耕脩其封疆以防其交爭審端

徑術以通其水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以相其地勢高下險易燥濕土地各有所宜五穀各有所殖敎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皆須田畯躬親敎飭之以定其準使得其平定其直使得其正則農民無所疑惑也吁以九重之上萬乘之尊猶且躬爲之耕則夫閭閻小民豈有不興起也哉

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色如鞠花之黄）于先帝（薦衣以祈蠶）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薄也）植（槌也）籧（席之粗者）筐（筥之方者四者皆蠶具）后妃

齊戒親東鄉去躬桑禁婦女毋觀使不得為容觀之飾省婦使減省其他役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后妃受內命婦之獻乃收繭稅以桑為均繭之多寡以桑為均齊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歲既單盡也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繅以為黼

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讀作緇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

張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歴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

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
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每念乎稼
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絍之事則心不存焉
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
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己饑寒之
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
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其後幽王惑褒姒而廢正
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蠶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葛覃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

臣按天子之尊非無可耕之人也而必躬耕以共宗廟之粢盛后妃之貴非無可織之人也而必躬蠶以為祭祀之服飾所以然者非但自致其誠信以事神明而已也亦將以其身為天下農夫蠶婦

之師先也由是畎畝之間閭閻之下聞其風教者莫不曰以天子之尊后妃之貴猶不廢耒耜機杼之業況吾儕小人乎夫然將見田里無不耕之夫室家無不織之女人人有業家家務本自然無遊手之民末作之技家給而人足盜息而訟簡民所以為生者益固國所以藏富者益厚矣張栻以為王業之根本於是乎在然推其根本之所以立則又在乎朝廷之上宫闈之間其言深至切要所謂

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誠非虛語也伏望
明主於燕閑之暇留神垂覽天下人民不勝大願
國語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畆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
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
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
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
順時覛視也土陽癉厚也憤積也盈土氣震發農祥房星也晨正
立春之日晨中於午日月底于天廟營室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

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二月朔日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災也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春官以命我司事主農事官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祓祓除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乃行百吏庶人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

三之庶人終于千畞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率音官以省風土廪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衆也曰徇行也農師一之先往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

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

臣按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箋言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畆諸侯百畆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疏謂王一耕之而使庶民芸芓終之是借民者借此甸師之徒也漢書註韋昭亦以借民力為言臣瓚謂帝躬耕為天下先不得以假借為稱籍謂蹈籍也顔師

古是瓚説引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諫爲證明其非假借也以臣觀之二説相須其義始備夫以千畝之田非一人一日所能盡意其始也蹈籍田畝以躬三推之儀終也假借民力以終千畝之制爾自周以後迄于唐宋此禮不廢然耕籍田者必祀先農我列聖躬祀先農行籍田禮如古制非徒以供宗廟之粢盛實所以重農事以勸相天下之民使興起農功也

漢文帝二年正月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九月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文帝又詔皇后親桑以奉祭服為天下先

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工也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

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

臣按成周之後最重農者莫如漢文景二帝尤惓惓焉非徒有是虛文也而減租之詔歲下雖以武帝之窮奢好武下至舟車皆有筭而於田租則未嘗有加焉兹則所謂誠於憫農之實惠也自是而後君非不耕籍田后非不親蠶非不下憫農之詔

非不勑守令以勸相然皆尚虛文而已非實惠也是故農不必勸也能無擾之足矣善乎柳宗元之言曰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朂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臣願仁聖在上思王業之所本念小人之所依禁遊惰則爲之者衆省繇役

則不奪其時減租賦則不罄所有是雖不下憫農之詔而人皆知其有憫念之心不設勸農之官而人皆受其勸相之恵田里小民不勝多幸

鼂錯言於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

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則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又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

臣按鼂錯以此告于文帝欲其爲民開資財之道所以開之之要在於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而已而其末又言方今之務莫

若使民務農務農在於貴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人君誠貴五穀而賤金玉民知人君所貴在此則咸知所貴重矣九重之上誠躬行節儉而捐棄金玉切切焉勸農桑抑末作則天下之民咸趨於南畝而惟農之是務矣

景帝後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

物吏發民若取庸（取其資以雇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二

千石聽者與同罪

臣按農天下之本也之一言者文帝之詔凡三見焉而景帝武帝亦皆以是言冠於詔之先漢人去古未遠猶知所重也後世往往重珠玉而輕穀粟是不知所重也景帝此詔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其知所重矣乎

以上論重民之事

固邦本

寛民之力

易兌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程頤曰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無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

心說服爲本故聖人贊其大

臣按此兌卦之彖辭兌之義說也兌上爲君兌下爲民有君民相說之象人君之用民力必以說服爲本有事而欲與民趨之則思曰此民所說乎不說乎苟民心說也則先以趨之則民知上之勞我所以逸我也咸忘其爲勞矣有難而欲與民犯之則民知上之死我所以生我也咸忘其爲死矣人君之欲用民力察夫事之理而得其正體夫民之

心而同其欲必為天下而不為一家必為衆人而不為一己然後為之則民無不勸勉順從者矣

節之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程頤曰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無窮也茍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

臣按此節卦之彖節之為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聖人體節之義則立為制度量入為出無過取無泛用寧損己

而益人不厲民以適己則必不至於傷財不傷財則不至於害民矣

詩靈臺之一章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朱熹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

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臣按人君之用民力以興土木之工必若文王之作靈臺將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然後爲之是其所以爲此臺者非專以適己盖不得已不得不爲者也故其雖用民力民反歡樂之若秦之阿房漢之長楊五柞則是勞民以奉己也民安得而不怨恨之哉民怨則國不安危亡之兆也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一夫受田百畝七口以上授以上等之地可任也者家三人可任力役者每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二家共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羡正卒之外皆爲羡卒唯田與追胥竭作惟田獵與逐捕寇盜則正卒羡卒皆作

臣按成周盛時其役民也因其受田之高下以定其力役之多寡故其事力相稱而其爲役也適平

及其徒役之起又不過家用一人非田獵與追胥不至於並行也非若後世不復考其人之數不復量其人之産一切征發乃至於盡室而行焉

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七尺年二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六尺年十五皆征之其舍者謂不征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族師凡新甿新徙來者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

臣按成周力役之征必稽考其版籍之數以辨其事力之任否地近而役多者則征之遲而舍之早地遠而役少者則征之早而舍之遲非若後世役民往往勞近而寬遠政與古人相反也是以自古明王尤軫念畿甸之民無事之時常加寬恤益以有事之時必賴其用故也然不獨寬其國中之民而已凡國之中貴而有爵者賢而有德者能而有才者服勞公事者老者疾者皆復除之與夫新甿

之治則無征役凶札之歲則無力政凡此皆先王行役民之義而存仁民之心

均人凡均力役之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音均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凶謂飢荒札謂疾疫則無力政併與力政免之

臣按此即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者也然又因歲時之豐歉以定役數之多寡是以三代盛時之民以一人之身八口之家於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之間無一日而不自營其私也所以爲公者僅三日焉耳後世驅民於鋒鏑起民以繇戍聚民以工作葢有一歲之間在官之日多而家居之日少甚者乃至於終歲勤苦而無一日休者嗚呼民亦不幸而不生於三代之前哉雖然萬古此疆界萬古此人民也上之人誠能清心省事不窮奢而極欲不好大而喜功庶幾人民享太平之福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胡安國曰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

臣按人君之用民力非不得已不可用也葢君以養民爲職所以養之者非必人人而食之家家而給之也惜民之力而使之得以盡其力於私家而有以爲仰事俯育之資養生送死之具則君之職盡矣孔子作春秋於魯僖之作頖宫則不書復閟

宮則不書而於作南門則書之不徒書之而且加以新作之辭以見類宮閟宮乃魯國之舊制有以舉之則不可廢雖欲不脩不可得也如此而用民力亦不為過若夫南門魯國舊所無也雖不作之亦無所加損何必勞民力以為此無益之事此聖人所以譏之歟

左傳昭公十九年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在昭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楚平王曰吾未撫吾民

今謂城州來也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戍之侍者曰王施施恩德舍舍逋負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戍曰吾聞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宫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音疲死轉忘寢與息非撫之也

臣按沈尹戌此言人君之欲用民力必先有以撫之所以撫之之道在乎節用於内而樹德於外葢用不節則必美衣食厚用度營宫室廣廟宇財費於内力疲於外而民不安其居不遂其生勞苦罷

困死亡轉徙而林林而生總總而處者皆不得樂

其性而且為吾之冠讎矣為人上者可不畏哉

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政事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丘十六井是賦之常法亦足矣

臣按施取其厚即所謂食壯者之食也事舉其中即所謂任老者之事也斂從其薄即所謂不厚斂於民也此三言者聖人雖為季孫發而以告冉有

後世人主行事以禮用民以寛要當以是爲法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孔頴達曰周禮均人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也

臣按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宫廟之類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

又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臣按先儒謂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

亦多今之使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食寛厚之至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欲去者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已來者

臣按昔人有言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從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

政焉如是則老耄者得以終其天年廢疾者得以全其身體居喪者盡送終之禮遷徙者無失所之虞是亦仁政之一端也

孔子曰張（張弓弦也）而不弛（落弓弦也）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臣按此章孔子因子貢觀蜡之問而以弓喻民以答之謂弓之爲器久張而不弛則力必絶如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其力必憊久弛而不張則體必

變如民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必逸弓必有時而張如民必有時而勞弓必有時而弛如民必有時而息一於勞苦民將不堪雖文王武王有所不能治也一於逸樂則民將廢業則文王武王必不為此也然則果如之何而可曰不久張以著其仁不久弛以著其義

子曰使民以時

朱熹曰時謂農隙之時也

臣按朱熹解此章謂時爲農隙之時至孟子不違農時章則又解曰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臣竊以謂歲時有早晚氣候有寒暑農事有劇易事體有緩急人君遇有興作必當順天之時量事之勢適民之願苟値掊裂肌之時鑠石流金之候農務方殷飢寒切體而欲有所營爲可乎所謂時者非但謂農時各隨時而量其可否可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王安石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臣按古人必不得已而後改作非甚不得已必不肯快一己之私意廢前人之成功安石能爲此言至其爲相乃變祖宗之法何哉

魯定公問於顔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

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

臣按家語此章顏子謂舜不窮其民是以無佚民

由是推之則桀紂窮其民所以有佚民而致危亡之禍也可知已後世人主其尚無以苛政虐刑以窮其民哉

漢高祖七年民産子復勿事二歲

宣帝地節四年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臣按地節之詔即推廣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之意高帝七年令民産子復勿事二歲豈非古

人保胎息之遺意歟漢世去古未遠愛養元元之心猶有三代餘風已死也而憫其喪未生也而保其胎人君以此為政則其國祚之長豈不宜哉

以上論寬民之力

固邦本

憫民之窮

書大禹謨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真德秀曰易虐者不虐易廢者不廢皆自克艱一念

爲之

臣按帝舜然禹克艱之言而及於無告困窮者葢人君以一人而爲億兆人之父母要必億兆人皆得其所然後一人克盡其道君道厥惟艱哉是以人君欲盡克艱之道布徳於有生之民非難而施恵於無告之民爲難也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帝舜不敢謂其必能而歸之於堯孔子謂堯舜以博施濟衆爲病亦此意歟雖然人君富有四海茍惻然

興念則澤無不被矣夫豈難事而必謂帝堯然後時克哉噫樹藝者培其方長非難而甦其枯槁爲難業醫者已其疾病非難而起其膏肓爲難後世帝王有志於堯舜之治而思盡君道之難者發政施仁烏可後此

無逸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蔡沈曰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周給之使有生意

臣按昔帝舜告大禹以帝堯克艱之道而以不虐無告不廢困窮爲言今周公告成王以文王無逸之實而以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爲言是知自古帝王所以克艱其君而所其無逸者必先於發政施仁而所以發政施仁者必先於天民之無告者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詩正月篇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朱熹曰亂世富人猶或可勝煢獨甚矣此孟子所以

言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臣按民之生也有富有貧其富者雖不幸而孤獨鰥寡然猶有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惟夫既孤獨鰥寡矣而又貧窶之絶焉生無以為生死無以為死其尤可哀哉是以帝王之施仁政也又於其中較其淺深而為之賙恤使之均得其所焉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

鄭氏曰天民之窮者有四曰鰥曰寡曰孤曰獨

臣按民之生也少者頼父母以鞠之老者頼子孫以養之生有衣食之資死有塟祭之具則其生遂而不窮矣然其所以遂其生者實頼上之人為之制産立法使之相生養相保愛而不相棄背焉然物不能以皆齊命不能以皆偶其間不能無幼弱而失怙恃衰老而無所依傍者焉非上之人宏保息之政舉振救之令則彼何所控告以全其身命而盡其天年也哉

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臣按大道之行謂唐虞之世也當是之時家給而人足老安而少懷爲有所謂無告廢疾者哉記禮者猶以此爲言以見天下爲公之世無一人之不遂其生則雖窮而無告病而有疾者皆有所養焉舉隆古之盛以示後世之法使凡有志於堯舜之治者皆當以堯舜之心爲心

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

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

陳澔曰皆有常餼謂君上養以餼廩有常制也

臣按天下之民孰非天之所生乃獨於幼而無父老而無子與夫無妻無夫者而謂之天民吁民固皆天生者也而此四民者力不足以養其身言不足以達其情則是生於天而不能全天之生尤天之所憫念者也人君於此四等窮人而加惠焉是

乃所以補助天之所不逮者也

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

臣按人之生也全理氣之性具骨肉之軀其生也有所養其死也有所藏則人之始終畢矣苟死而暴露其骼胔必生而凍餒其身體者也仁人君子見之寧不惻然於心乎此三代盛時所以因時而有掩骼埋胔之令也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

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朱熹曰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先之也

臣按孟子此言即無逸所謂文王懷保惠鮮之實也昔者明王制民之産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其或不幸少而喪父老而喪子而無夫而

無妻焉故其發之於政施之於仁汲汲然以此四者爲先惟恐後時而其人或阽於死亡而吾之恵不得以及之也

漢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宣帝詔曰鰥寡孤獨髙年貧苦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髙年帛

章帝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愛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

臣按漢世去古不遠其恵養斯民猶有古意觀文帝宣帝章帝玆三詔者皆無上事而特下之顒顒然以惠此無告之天民其視魏晉以來因他事下詔而附列於條款之中者有間也惟我聖祖登極之七年特詔天下其略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

可勝數朕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民間流離避亂父南子北至今不能㑹聚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皆朕之過也今詔天下有司具名以言朕當恵居存養使不失所噫聖祖特此下詔葢自漢帝三詔之後所僅有者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賜民年八十以上有惸獨鰥寡疾病不能自存者米三斛

宋崇寧元年詔諸路置安濟坊

紹興二年詔臨安府置養濟院

淳祐七年創慈幼局應遺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為倩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如令

臣按前此惠民之政及於無告者往往因事而行其置為院場以專惠之者始見于此我太祖開基之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凡民之孤獨殘疾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為贍養每人月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分之二尋又改孤

老院爲養濟院其初著之於令曰凡鰥寡孤獨每
月給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
常加體察既而著之於律曰凡鰥寡孤獨及廢疾
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
養而不收養者杖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尅減者以
監守自盜論不特乎此其後也又申之以憲綱曰
存恤孤老仁政所先仰府州縣所屬凡有鰥寡孤
獨廢疾無依之人俱收於養濟院常加存恤合得

衣糧依期按月支給毋令失所遇有疾病督醫治療噫列聖相承發政施仁咸先於斯凡頒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臣竊以謂京城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民不可數計有司拘於事例必須赴告通政司送户部下該管官司取里鄰結狀然後得與居養之列文移上下動經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爲今之計乞敕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丐食之人即拘集赴官

詢其籍貫居址挨究有無親屬産業有産業者責之管業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親如果産業親屬俱無即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民皆沾實惠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

紹興十三年詔下錢塘仁和二縣踏逐近城寺院充安濟坊籍定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及乞食之人每人日支米一升錢十文小兒半之

臣按宋自南渡後建都臨安既於京府立養濟院

又於兩赤縣以近城寺院充安置坊籍定老幼貧乏乞丐之人日支米給錢以收養之我朝於京府既立養濟院又於京城中東西就兩僧寺官給薪米爨熟以食貧丐之人每寺日支米三石恩至渥也臣竊以謂兩寺之設日有所費然兩捨飯寺皆在僻靜之地易於作弊臣請東寺移於崇文門大街西寺移於宣武門大街人煙輳集處每所差部屬官一員專提調光禄官一員司飯食每當食時

兵馬官兵沿街趣召給與木籌依次散食仍令巡城御史監視有不如法及作弊者罪之如此非但貧窮得食亦使街道肅清雖然此事關繫非小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而使疲癃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垂首喪氣匍匐於周道之旁悲號於通衢之側輦轂之下耳目所及乃尚如此何以示四遠之觀瞻豈不貽外夷之譏笑伏乞聖明降賜敕諭榜于通衢付其責於巡城御史兵馬司官今後有匍匐悲

號于道路者坐以違制之罪

崇寧三年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之地置漏澤園凡寺

觀寄留櫬櫝之無主者及暴露遺骸悉瘞其中各置圖

籍立記識仍置屋以爲祭奠之所聽親屬祭享著爲令

臣按先王之於民也制爲養生之法而使之得所

養有不得其養者則施之以惠鮮之政制爲藏死

之具而使之得所藏有不得其藏者則施之以掩

埋之令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聖祖於洪武

三年慮天下貧民多以水火葬有傷風化下禮部議禮部奏民閒死喪不許焚化貧窮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空地設爲義塚以爲瘞藏之所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廢弛乞敕有司舉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

以上論恤民之窮

大學衍義補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二十六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六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卹民之患

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蔡沈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

臣按先儒謂簡稼器脩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是則水旱之備莫先於事農之事可見矣

詩雲漢倬彼雲漢天河也昭回于天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轉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與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求廢祀而修之靡愛斯牲圭璧禮神玉既卒盡也寧莫我聽

朱熹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

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
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
臣按朝廷政治之最急者莫急於民莫得食天旱
則五穀不成五穀不成則民無由得食民無由得
食則將趍食於四方茍處處皆然則民不幾於盡
瘁乎是故有志於爲民之君見天下之亢旱則豫
憂之凡可以感天而致雨者無所不用其情是以
雲漢之詩既告於上天又告於祖宗父母又告於

百官索祭之禮既無所遺禮神之物或至於盡無所歸咎寧以己身而當其災無所控告惟仰昊天而訴其憂非徒自貶責於一己而又求助於羣臣宣王之憂民之憂如此此其所以遇災不災而卒成中興之業也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救凶之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散其所積）二曰薄征（輕租稅）三曰緩刑（凶年犯法者多緩之恐致變）四曰弛役（息繇役）五曰舍禁（舍山林川澤之禁）六曰去幾（關市不幾察）七曰青禮

凡有禮節皆從減省八曰殺哀凡行喪禮皆從降殺九曰蕃樂閉藏樂器十曰多昏不備禮而昏娶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十二曰除盜賊饑饉盜賊多嚴刑以除之

呂祖謙曰聚萬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轉徙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此兩者荒政之始已藏者散之未輸者薄之荒政之大綱舉矣緩刑謂民迫於飢寒不幸有過失緩其刑辟以哀矜之弛力者平時用民力歲不過

三日令則弛之以休息民力舍禁謂山虞林衡皆舍去其禁恣民取之去幾謂去關防之幾察使百貨流通商賈求市此是救荒之要術青禮謂凡禮文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殺哀謂凡喪紀之節一皆減損專理會荒政蕃樂謂歲荒民飢當憂民之憂所以閉藏樂器不作多昏謂凶荒之年殺禮多昏使男女得以相保索鬼神謂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前既說緩刑後又說除盜賊是經權皆舉處不幸民有

過固可哀矜至於姦民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吽呼萬夫皆集故以除盜賊終之以止亂之萌大抵周禮六官雖分職然其關節脉理皆相應且如散利須考大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參觀徧考然後可知

葉時曰聖人為荒政以聚萬民所以救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人和之不及也葢天災國家代有歲凶年

穀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賑救之存恤之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民安得而聚哉然此十二政曰弛力曰薄征曰舍禁曰去幾固皆有以利民而一以散利為先則其關繫民命尤急也利不散則民不聚雖有眚禮蕃樂殺哀多昏之政未必有實惠及民

臣按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大學曰財散則民聚盖天立君以治民君必得民然後得以為君是君不

可一日無民也然民必有安居托處之地日用飲食之具而後能聚焉人君爲治所以使一世之民恒有聚處之樂而無分散之憂者果用何物哉財而已矣然是財也所以耗而費之者固由乎人力然尤莫甚於天災焉是以人君當夫豐穰無事之時而恒爲天災流行之思斯民之絕之慮豫有以蓄積之以爲一旦凶荒之備焉此無他恐吾民之散而不可復聚也是以周禮十二荒政而以散利

爲首鄭氏謂散利者貸種食也葢予之食以濟一時之飢予之種以爲嗣歲之計聖人憂民之心至矣遠矣既散所有之利而又行薄征以下十一事以濟之此治古之世所以時有豐凶而民無憂患民生所以長聚而君位所以永安者其以此歟

遺人（遺饋也掌委積之官）掌邦之委積（少曰委多曰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艱阨謂年穀不熟）門關（在國曰門在郊曰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四方至者）野鄙之委積以

待羇旅謂不得去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廩人主藏米之官長掌九穀之數九穀謂黍稷稻粱秫苽麻麥豆也以待國之匪頒匪頒謂委人之委積賙賜謂賜予稍食謂祿廩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上謂豐年下謂歉歲以知足否量入為出知所用足與不足也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治之者預為之防也凡萬民之食計數萬人所食食食謂一月之食者人四鬴六斗四升曰鬴上豐年為上也人三鬴每人一月食三鬴中中等不豐不歉之年也人二鬴每人一月食二鬴下歉年為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也若一月之食一人不句一石二斗八升則令邦移民就穀移民之不足者以就穀有餘之

處

詔王殺邦用凶年邦用宜從減省

臣按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廪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豐凶以爲嗣歲移就之法也觀此可以見先王之時所以爲生靈慮災防患之良法深意矣葢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災而無患也歟今其遺法

故在後世人主誠能師其意而立爲三者之法則民之遇凶荒也無飢餓之患流移之苦矣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謂烖害民病則以節旌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李覯曰司救以王命施惠非直凶荒而後施與也疾疫亦有之矣夫四時之厲或連月不愈或闔門不起丁壯卧於牀蓐則老稚無能爲飲食所不給醫藥所不濟至於死者豈天命乎人主所宜動心矣是故凶

年非直除減田租彼貸賄之征皆舍之疾疫亦然夫阻饑之人營求衣食固無所不至又將寵其貸賄則何所措手足乎況於疾疫之世安得助人爲虐乎人主所宜動心矣

臣按疾疫之災多生於凶荒之歲凡遇荒年宜豫爲之防使之不至於飢餓而內傷勞苦而外感積聚而旁染是亦救荒之一助也

春秋襄公二十有四年大饑

胡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葢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

臣按胡氏之言救災之政備矣舉而行之則雖災

勿災爲惟民災而上弗䘏此民之所以災歟爲人上者其尚體聖人春秋之書法毋坐視民之災而不爲先事之防臨事之䘏哉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虚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飾也弛侯廢也侯射侯廷道不除廷内道路也百官布而不制雖布列而不制作鬼神禱而不祀惟祈禱不祭祀此大侵之禮也

臣按君食不兼味以下是即周禮膳夫所謂大荒則不舉者也譬諸父母焉其子不哺而己乃日餘膏粱於心安乎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飢而食菜則色病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馬晞孟曰三十年爲一世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凶旱水溢此天變也人力備

則可以應天變葢王者與民同患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於下然後天子日食舉庶羞備禮而以樂侑之矣

臣按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食也耕雖出於民而食則聚於國方無事之時豐稔之歲民自食其食固無頼於國也不幸而有水旱之災凶荒之歲民之日食不繼所以繼之者國也國又無蓄焉民將何頼哉民之飢餓至

於死且散則國空虚矣其何以為國哉是以國無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完國然猶足以為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矣國非其國非謂無土地也無食以聚民云爾是以三年耕必餘一年食九年耕必餘三年食以至三十年之久其餘至於十年之多則國無不足之患民有有餘之食一遇凶荒民有所恃而不散有所食而不死而國本安固矣雖然為治者非不欲蓄積以備凶歉也然而

一歲之所出僅足以給一歲之所費奈何曰數口之家十金之産苟有智慮者尚能營爲以度日積聚以備患况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者哉

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布衣也搢本搢士之笏也闗梁不租不收租稅山澤列遮列也守之之義而不賦不收賦稅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臣按古昔帝王遇災必懼凡事皆加減節貶損非獨以憂民之憂葢亦以畏天之災也故周禮大荒

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大烖則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豈但飲食爲然則凡所服之衣所乗之車凡百興作舉皆休息此無他君民之分雖懸絶而實相資以相成也當此凶荒之時吾民嗷嗷然以待哺睊睊然以相視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典質則富户無錢舉貸則上户無力魚蝦螺蚌採取已竭木皮草根剝掘又盡面無人色形如鬼魅扶老携幼宛轉以號呼力疾曳衰枵腹以

呻吟氣息奄奄朝不保暮其垂於阽危瀕於死亡也如此爲人上者何忍獨享其奉哉雖欲享之亦且食不下咽也雖然與其貶損於既荒之餘孰若保養於未荒之先非獨下民不罹其苦而上之人亦無俟於降殺也

孟子對鄒穆公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

其長矣

范祖禹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廪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

臣按人君之為治所以延國祚安君位者莫急於為民故凡國家之所以脩營積貯者何者而非為民哉是故豐年則斂之非斂之以為己利也收民

之有餘以備他日之不足凶年則散之非散之以為己惠也濟民之不足而發前日之有餘吁民有患君則恤之則夫他日君不幸而有患焉則民將救之惟恐後矣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墻也窌窖也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謂天時和順事業得叙者耕稼得其次序貨之源也等賦謂以差等制賦也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

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臣按荀卿本末源流之說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也誠知本之所在則厚之源之所自則開之謹守其末節制其流量入以為出挹彼以注此使下常有餘上無不足禹湯所以遇災而不為患者知此

故也

魏李悝平糴法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糴不貴而民不散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臣按耿壽昌常平之法因穀貴賤而增減其價以糴糶之其法非不善也然年之豐歉不常穀之種類不一或連歲皆歉或此種熟而彼種不收茍其

斂散之際非斟酌而上下之其法將有時而不平者矣惟今江北之地地可窖藏雜種五穀宜倣此法於要害處立常平司專差戶部屬官往涖其事隨其熟而收其物不必專其地因其時而予之價不必定於官視年豐歉隨時糴糶立倉用壽昌之名斂散行李悝之法庶乎其可也

鼂錯言於漢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

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無捐瘠者無相棄捐以同而瘦病者

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

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

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

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臣按安養斯民之政在開其資財之道開資財有

道在墾土田通山澤使地無遺利禁遊民興農業

使民無餘力如此則畜積多矣雖有天災數年之

水旱而吾所以爲之備者具之有素安能爲吾民患哉是以古之善爲治者恒備於未荒之先救之已患之後者策斯下矣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胡寅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

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没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就龠合之廪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饑也庶有瘳乎

臣按義倉之法其名雖美其實於民無益儲之於

當社亦與儲之州郡無以異也何也年之豐歉無常地之燥濕各異官吏之任用不久人品之邪正不同由是觀之所謂義者乃所以爲不義本以利民反有以害之也但見其事煩擾長吏姦而已其於賑卹之實誠無益焉然則如之何而可臣愚竊有一見請將義倉見儲之米歸併於有司之倉俾將所儲者與在倉之米挨陳以支遇有荒年照數量支以出計其道里之費運之當社之間以給散

之就量用其中米以爲脚費任其事者不必以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以在官之屬所司擇官以委必責以大義委官擇人以用必加以殊禮其事詳見下不必拘拘於所轄專專於所屬如此則庶幾民受其惠乎

唐貞觀二年遣使賑卹飢民鬻子者出金帛贖還之

臣按飢饉之年民多賣子天下皆然而淮以北山之東尤甚嗚呼人之所至愛者子也時日不相見則思之挺刃有所傷則戚之當時和歲豐之時雖

以千金易其一稚彼有延頸受刃而不肯與者一遇凶荒口腹不繼惟恐鬻之而人不售故雖十餘歲之兒僅易三五日之食亦與之矣此無他知其偕亡而無益也然當此困餓之餘疫厲易至相染過者或不之顧縱有售者亦以飲食失調往往致死是以荒歉之年餓莩盈途死屍塞路有不忍言者矣臣愚竊以爲唐太宗贖飢民所賣之子固仁者之心也然待其賣之而後贖彼不售而死者亦

多矣莫若遇飢歉之年民有鬻子者官爲買之每一男一女費以五緡以上爲率量與所賣之人以爲養贍之計用其所餘之貲以爲調養之費因其舊姓賜以新名傳送邊郡編爲隊伍給以糧賞配之軍士之家俾其養育死者不許句丁如此既得以全其性命又得以濟其父母内郡不耗邊城充實是於救荒之中而有實邊之效或者若謂國家府庫有限費無所出惟今江南之人有謫戍西北二邊者

句丁補伍有如棄市及至戍所多不得用今後遇
有荒歲預借官錢買之待後於江南民户有隸戍
伍於極邊者願出五百緡以上者除其尺籍出二
百緡以上者改隸近衛如此則除一軍得百軍移
一軍得四十軍隨以所得抵數還官數十年之後
邊境之軍日增而南方之伍亦不缺矣或曰因飢
募兵古有其事歟曰富弼在青州因濟飢民募軍
萬計史可考也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爲户口滋多則賦税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户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户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

在晏所統則增非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
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臣按劉晏謂户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
愛民爲先上之人誠愛乎民輕徭而薄賦省刑而
息兵則民不銷耗而户口多矣然户口銷耗之由
固由乎人亦出乎天而凶荒之歲爲尤甚能如晏
使有司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貴糶賤糴始見
不稔之端先行蠲免救助應民之急不待其困弊

流亡餓殍然後賑之如此則人既不爲之害天亦不能爲之災戶口滋多賦税日廣矣由是觀之則國家所以行備荒之政非但爲民計蓋爲國計也

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飢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

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爲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斂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户納欠不破産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况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臣按胡寅此言非但稱貸之弊乃今日義倉之弊也朝廷設立義倉本以爲荒歉之備使吾民不至於捐瘠而有司奉行不至方其收也急於取足不復計其美惡及其儲也恐其浥爛不暇待其荒歉所予者不必所食之人所徵者多非所受之輩胡氏所謂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此數言者切中今

日有司義倉之弊嗚呼官倉之儲本爲軍國也因

飢歲以稱貸於民偏方之君猶不責償況以聖明

之世儲粟以備荒而謂之義倉者乎

宋眞宗大中祥符八年歲歉民流命侍御史秉傳安撫

發倉廩出粟及賑貸

神宗熙寧二年判汝州富弼言襄鄧汝地曠不耕河北

流民至者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羸

疾老弱不任農事者始以粟給之

司馬光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爲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流移

臣按人生莫不戀土非甚不得已不肯舍而之他也苟有可以延性命度朝夕孰肯捐家業棄墳墓扶老携幼而爲流浪之人哉人而至此無聊也甚矣夫有土此有民徒有土而無民亦惡用是土爲

哉是以知治本者恒於斯民平居完聚之時豫爲一旦流離之慮必擇守令必寛賦役必課農桑汲汲然惟民食之爲急先水旱而爲水旱之備未饑饉而爲饑饉之儲此無他恐吾民一旦不幸無食而至於流離也夫蓄積多而備先具則固無患矣若夫不幸蓄積無素雖有蓄積而連歲荒歉請之官無可發勸之民無可貸乞諸鄰無可應將視其民坐守枵腹以待斃乎無亦聽其隨處趂食以求

生也然是時也赤地千里青草不生市肆無可糴之米旅店無充飢之食民之流者未必至所底止而爲塗中之殍多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國家設若不幸而有連年之水旱量其勢必至飢饉則必豫爲之計通行郡縣查考有無蓄積於是量其遠近多寡或移民以就粟或轉粟以就民或高時估以招商或發官錢以市糴不幸公私之絶計無所出知民不免於必流則亟達朝廷豫申于會府多

遣官屬分送流甿縱其所如隨處安插所至之處請官庾之見儲官爲給散不責其償借富民之餘積官爲立券估以時直此處不足又聽之他既有底止之所苟足以自存然後校其老壯强弱老而弱者留于所止之處壯而强者量給口糧俾歸故鄉官與之牛具種子趂時耕作以爲嗣歲之計待歲時可望然後般挈以歸如此則民之流移者有以護送之使不至於潰散而失所有以節制之使

不至於刼奪以生亂又有以還定安集之使彼之室家已破而復完我之人民已散而復集是雖所以恤民災患亦所以弭國禍亂也臣嘗因是而論之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也晉惠帝所以分崩離析者以六郡荐飢流民入于漢川者數萬家不能撫恤之而有李特之首亂也然則流民之關係亦不小哉今天下大勢南北異域江以南地多山澤所生

之物無間冬夏且多通舟楫縱有荒歉山澤所生

可食者衆而商賈通舟販易爲易其大江以北若

兩淮若山東若河南亦可通運惟山西陜右之地

皆是平原古時雖有河道今皆湮塞雖有河山地氣高

寒物生不多一遇荒歲所資者草葉木皮而已所

以其民尤易爲流徙爲今之計莫若設常平倉當

豐收之年以官價糴收諸穀各貯一倉歲出其易

爛者以給官軍月糧估以時價折筭與之詳見制國用市

糶之而留其見儲米之耐久者以爲蓄積之備又令

特遣臣僚尋商於入關之舊路按河船入渭之故

道若歲運常數有餘分江南漕運之餘以助之一

遇荒歉舟漕陸輦以往是皆先事之備有備則無

患矣葢此二藩非他處比是乃近邊之地所謂保

障蕃繚二者皆有賴焉者也尤不可不盡其心

仁宗一遇災變則避正殿變服損膳徹樂恐懼脩省見

於顔色惻怛哀矜形於詔命災所被之處必發倉廩賑

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逋負休力役罷科率薄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爲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爲瘞埋

臣按宋仁宗之遇災而卹民也不徒有惻惻然哀矜之心而實有鑿鑿乎賑卹之政視彼之徒爲虛文付之有司以應故事者異矣萬歲之後廟號曰

仁不亦宜乎

慶歷八年河朔大水民流就食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禄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廪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

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千計

臣按古人言救荒無善政非謂蓄積之不先具勸借之無其方也葢以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有老幼强弱聚爲一處則蒸爲疾疫散之各所則難爲管理不置簿書則無所稽考不依次序則無以徧及置之則動經旬月序之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此所以無善政也富弼以一青州之守而活河朔五十萬之人

非徒活民而又因之得軍由其立法之簡便周盡也所以簡便周盡者豈粥一手一足之勞哉其法之最善者官吏自前資待鈌寄居者皆賦以禄使䘏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廪之也今世州郡無所謂待鈌寄居之官吏臣向於義倉條下云任其事者不必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官之屬是也

臣愚欲望朝廷折衷富弼之法立爲救荒法式頒布天下州縣凡遇凶荒或散粟或給粥所在官司

即行下所屬凡所部之中有致仕閑住及待選依
親等項官吏監生與夫僧道耆老醫卜人等凡平
日為鄉人所信服者官司皆以名起之待以士大
夫之禮喻以朝廷仁民之意給以印信文憑加以
公直等名俾其量領官粟各就所在因人散給官
不遙制事完之日具數來上其中得宜者量為奬
勉作弊者加以官法如此則吏胥不乘幾而恣其
侵尅飢民得實惠而免於死亡矣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廪於官者幾人溝防搆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臣按曾鞏有言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趙抃

在越州備荒之政為世所稱見旱勢之方熾知歲事之必歉前民未飢已為濟飢之備觀其為書以訪問於其屬者甚詳且悉後世有志於民者誠能以之為法按其條件先事訪問一一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委曲周盡纖息無遺必得其實當其宜無其弊而後可如此則菑沴之來有其備而無患矣不然待其狼狽潰爛之餘然後救之安能有濟乎

曾鞏救菑議曰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

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户計之户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當受粟五石自今至於麥熟凡十月一户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州郡民户不下二十萬内除有不被災及不仰食於官者去其半猶有十萬

戶計十萬戶十閱月之食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
辦此況給受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
有辨察之煩凡此又不過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
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
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
災州郡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
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
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

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廪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由有司之説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説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

臣按曾鞏此議所謂賜之錢貸之粟比之有司日遂給粟之説其爲利病相去甚遠所謂深思遠慮以爲百姓長計者真誠有之但飢民一戶貸之米

十石一旦責其如數償之難矣不若因時量力稍
有力者償其半無力者併與之或立爲次第之限
可也
孝宗時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耀鄉
有社倉一所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
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
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
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

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後請以其法行之他處

臣按朱熹社倉之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爲之助熹固自言其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然則其成此倉也葢亦不易矣然則其法不可行歟曰熹固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

公欲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官府者矣

熹又嘗言於其君曰臣曽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熈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

臣按蘇軾書云朝廷厚設儲備熈寧中本路截發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税及虧却課利蓋累百鉅萬然於救荒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

也嗚呼救之遲之一言豈但熙寧一時救荒之失哉自古及今莫不然也臣常見州郡每有凶荒朝廷未嘗不發倉廪之粟賜内帑之銀以爲賑䘏之策然往往行之後時緩不及事朝廷有鉅萬之費而飢民無分毫之益其故何哉遲而已矣所以遲者其故何在葢以有司官吏惟以簿書爲急不以生靈爲念遇有水旱災傷非甚不得已不肯申達縣上之郡郡上之藩府動經旬月始達朝廷及至

行下遣官檢勘動以文法爲拘後患爲慮因一之
詐疑衆皆然惟己之便不人之邮非民阽於死亡
狼戾慘切朝廷無由得知及至發廪之令行齎銀
之勑至已無及矣雖或有沾惠者亦無幾爾臣願
聖明行下有司俾定奏災限期則例須行天下災
及八分以上者馳傳五分以上者差人二三分以
上入遞隨其遠近以爲期限緩不及期以致誤事
者定其罪名秩滿之日降等叙用如此則藩服監

司郡縣守令咸以救濟爲念庶幾無遲緩之失乎

隆興中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臣按鬻爵非國家美事也然用之他則不可用之於救荒則是國家爲民無所利之也宋人所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是也臣願遇歲凶荒民間有積粟者輸以賑濟則定爲等第授以官秩自遠而來者并計其路費授官之後給與璽書俾有司加

禮優待與見任同雖有過犯亦不追奪如此則平寧之時人爭積粟荒歉之歲民爭輸粟矣是亦救荒之一策也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祗用八字曰刼禾者斬閉糴者配

臣按朱熹謂棄疾啟兩㩀便亂道葢欲其兼禁之也葢荒歉之年民間閉糴固是不仁然當此際米價翔涌正小人射利之時也而必閉之者葢彼亦

自量其家口之衆多恐嗣歳之不繼耳彼有何罪而配之耶若夫刼禾之舉此盗賊之端禍亂之萌也周人荒政除盗賊正以此耳小人乏食計出無聊謂飢死與殺死等死耳與其飢而死不若殺而死況又未必殺耶聞衆所在羣趨而赴之哀告求貸苟有不從即肆刼奪自諉曰我非盗也廹於飢餓不得已耳嗚呼白晝攫人所有謂之非盗可乎漸不可長彼知其負罪於官因之烏駭鼠竄竊弄

鋤梃以扞遊徼之吏不幸而傷一人焉執不容已遂至變亂亦或有之臣願明敕有司遇有旱災之歲執必至飢窘必先揭示禁其刼奪諭之不從痛懲首惡以警餘衆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非但救飢荒乃弭禍亂之先務也然則富民閉糴何以處之曰必先諭之以惠鄰次開之以積福許其隨時取直禁人侵其所有民之無力者官予之券許其取息待熟之後官為追償苟積粟之家丁口頗衆

亦必爲之計算推其羸餘以濟匱之若彼僅僅自足亦不可强也然亦嚴爲之限凡有所積不肯發者非至豐穰禁不許出糶彼見得利恐其後時自計有餘亦不能以不發矣

呂祖謙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脩李悝之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臣按朱熹有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

盜賊盜賊竊發之患何嘗不起於飢餓吁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是以先王於民也備之於未荒之前救之於方荒之際而又養之於已荒之餘誠以禮義生於富足一旦飢餓切身吾民無所倚頼或遂至於犯禮越分非獨慮其身之不能存亦慮其心之或以蕩也是以太平無事之時恒爲亂離反側之慮豐登有餘之日恒爲荒歉不給之憂此無他天生人君以爲生民之主必體天心以安民生然

後有以保其位也不然方其無事之時吾則資之以為用及其有患之際吾乃棄之而不顧是豈天之意哉亦豈君之道哉是以古昔盛時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以三十年通計之則餘十年之食矣今不能盡如古制臣請以在倉之米支入平出之餘遞年所得之米皆用以為備豫之數歲杪計用之時量入為出之際不在數中仍留在倉存其名數以待荒年之用又立爲定制凡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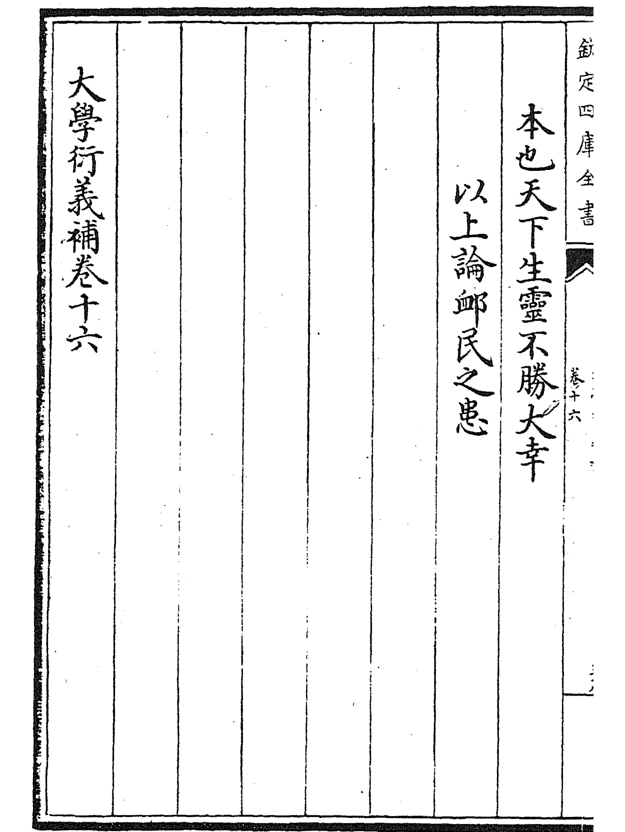
泉州縣民間詞訟屬戶律者如戶婚田土坊場津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爭田者上田一畝三斗中田二斗下田一斗爭婚者上戶三十石中戶二十石下戶十石或四五石之類其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及前此斂民以為賑濟者皆通歸官廩常年則依例挨陳以支荒歲則別行闗給以散積之歲月必有羸餘其或不足又須多方設法以措置之隨處通融以補益之使必足而後已一旦遇災有備無患矣大

抵備荒之政不過二端曰斂曰散而已有以斂之
而積久不散則米粒浥腐而不可食有以散之而
一切不斂則倉廩空虛而無以繼守者有破産之
患貧者無償官之資有司苟且具文追責往往未
荒而先散及有荒歉所儲已空飢民有處後患者
寧流移而死亡不敢領受甚至官吏憑爲姦利給
散之際飢者不必予予者不必飢收斂之時償者
非所受受者不必償其弊非止一端必欲有利而

無弊莫若盡捐予民不責其償之為善然又慮夫
氣運不常豐凶莫測徒有散而無斂後將無以為
繼宜計所積之多少料民産之有無積尚有餘不
責其償可也若或土地之偏隘人民之衆多遇有
凶災難於取具賑飢之後豐年取償可分民為三
等上户償如其數中户取其半下户盡予之又於
户部十三司之外依工部繕工司例别立一司添
設官吏專以備荒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以後

百穀收成之候藩府州縣將民間所種有無成熟分數逐件申達十月以後通申一年之數兼計明年食足與否有收者幾鄉無收者幾鄉鄉凡幾戶得過者幾家必須賑給者幾家官廩之儲多少富家之積有無近邑何倉有米近鄉誰家有積或借官帑以為備或招商賈以通市或請於朝廷有所蠲貸或申於上司有所干請凡百可以為賑濟之備者皆於未荒之先而為先事之慮歲歲而襲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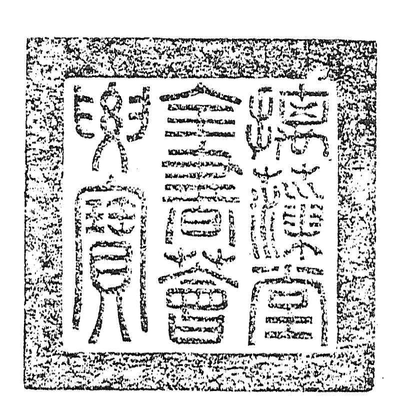
常事事而爲之制人人而用其心雖有荒旱水溢民無菜色矣若夫臨事而救之之術者臣已於各條之下委曲而各爲之措置矣雖然此皆其末也若夫本之所當先者則朱熹所謂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鮮終不濟事伏惟仁聖體上天付託之重廣上帝好生之仁常存哀矜惻隱之心宏布蠲貸賑卹之政非獨以卹民患葢所以固邦



本也天下生靈不勝大幸

以上論𨚕民之患

大學衍義補卷十六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